

惬意时光

去年年底，住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女儿，知道我退休之后迷上了钓鱼，就告诉我说:她的住地不远处有个很大的人工湖——格里芬湖。不时有老人在那儿垂钓，你和妈不妨到我这儿来玩玩。她这一说，却引起了我莫大的兴趣，何况又可躲过沪上难熬的冬天，因为那儿的季节正好与我们相反。大上海大雪纷飞，堪培拉却是烈日炎炎。于是我和老伴打点行李，在大女儿的陪同下去了澳大利亚。

堪培拉可真是举世闻名的花园之都，整个城市掩映在一片绿色之中。不论到哪儿，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和绿色草坪，尤其是那美丽的格里芬湖，湖岸周长 35 公里，湖面辽阔，碧波荡

好像诵读毛泽东词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情景还在眼前，我们这些老三届同学忽而都变成“同学老年”了。人道“岁月是把杀猪刀”，指的是流逝的岁月催人容颜憔悴老去，我说，“岁月是盏熬油灯”，则指的是岁月把人熬成一盏渐渐油干光弱的枯灯哩。

近些年昔日同学急不可耐办起了同学会，大学的办、高中的办、初中的办，连小学的同学会也办，纷纷牵丝攀藤联络通知，于是一年中连续出席好几拨同学会已然成为常态。我之所以热衷于参加同学会，是因为退休多年的同学们早摒弃了身份啦、地位啦、金钱啦，一律都是普通的老头老太，返朴归真到了几十年前单纯的状况，连每次吃饭也各自掏腰包，比如一齐去面馆各各买碗面吃，或统一叫了外卖客饭，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吃得坦然喷香。当然，各类同学会最让人揪心的是会时不时听到某老师某同学患了不治之症甚或就此撒手人寰的消息。听多了，也习惯了，老师们都年逾耄耋，我们也都是望七之人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即使走了，也算不得夭寿啦。

回首往昔，我们这些同学经过“文

境外垂钓之乐

漾,就像一颗明珠点缀其中。

我们在游历了国会大厦，澳洲国立美术馆等景观后，闲来无事，我就一个人去湖边垂钓。那天是个多云日子，蓝天白云，微风吹拂，气温不高。我就在水上俱乐部的船埠上下钓。我虽喜爱钓鱼，钓龄却不高，野钓更没去过。这次我想在异国他乡尝尝野钓的味道。打好窝点，装上鱼饵，就专心致志地看鱼标的动向。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却毫无动静，心想:我初来乍到，不知此地的鱼情，鱼儿是不会轻易让我得手的。于是我就放起野眼来，看着两位老人在湖面上悠闲自得地荡桨，好像自己也身临其中。突然，感到手中的鱼线一紧，分量很重，好家伙，一条大鱼

忆往昔

同学老年

文 / 吴翼民

革”风暴后大抵都下过乡、回城后前程都不平坦，少数抓住高考尾巴者发展比较顺畅，好歹跟上了时代的大潮;大多还经历了下岗的风波，一蹶不振，备尝艰辛，但同学间的友情没有因潮起潮落而变化，有一条人生的轴线可以证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都到了婚嫁期了，大家相约一定到场致贺，于是一个个次第成婚，所有同学都依次出席婚礼，婚礼不免寒碜，随礼亦相应简约;接着是每人的父母相继去世，同学们也是相约到场送葬、哀悼慰抚，凑份子送上白份和花圈；再后来同学们的儿女成人结婚了，仍然相约着集体前去致贺;更有后续佳话，同学纷纷添第三代了，依然一封请柬，大家一起聚集，虽然都蹒然老者，亦笑逐颜开，焕发着勃勃生机……多么好的同学友情，如果再往下延续的话，这条轴线可能要延续到相约着参加某同学的追悼会啦，粗想想悲从中来，细一想也不过

文 / 王肇岐

上钩了。我高兴得叫起来，费了好大的劲，才将那条七八斤重的鲤鱼弄上岸。之后，又有一条大鱼上钩，可惜提竿太急，那条鱼脱钩逃掉了。

回到家，我得意地把那条金黄色的大家伙从网兜里取出来，大家一看，都拍手叫好，都说我的运气不错，我更是乐不可支，说:“咱们今晚可以美餐一顿”了。”可我女婿却说:“吃不得。”我一愣，他见我迷惑，就解释说，澳大利亚矿产丰富，出口量世界第一，格里芬湖的鱼由于重金属溶解其中，有毒。当地人称:“是一种可怕的餐，吃了会得病。”这我才恍然大悟。我知道，凡是热衷于垂钓之人，大都是钓鱼之意不在鱼，在于鱼水之乐。作为耄耋老人的我，又何尝不是呢！

尔尔，其实这就是人生。

由是同学们到了老年阶段了，皆千方百计设计着来日无多的老年生活，尤其是同学老年们怎样活得更精彩些，过得更舒心些。大多同学毅然决然回绝了所有“发挥余热”的机会，我有位大学教授同学，竟然把囊时所有教材资料当废纸卖了，以示决绝。有的同学圈子决定每周一聚，聚会的地点涵盖了城市的每个角落每个风景区。有的同学设计着趁腿脚尚健，一年组织一次国外游、一次国内游。笔者就是倡导者之一，同学老年自己组团出游，各自带上家眷，一大家子人似的，可以随心所欲，了无拘束，旅游大巴恍如当年的教室，赏着窗外的风景，车内笑语杂沓，唱歌啦、朗诵啦，互相称呼乳名绰号，把学生时代的趣事糗事抖漏抖漏不亦快哉！我有位老同事和他的同学群则更绝，几十个人租一辆大巴，各人带上炊具，漫无目的游山玩水，或北上鲁豫，或南下浙闽，或西进川鄂，一出门就是俩仨月，拣便宜的旅店投宿，驻扎下来后，去菜场买菜，在旅店内炒炒爆爆，然后集体进餐，经济实惠，气氛浓郁，把盏欢饮，酩酊而归。这样的同学老年生活谁不艳羡？



书法

陈国瑜 (61 岁) 作

隔代亲

带孙乐

文 / 丁荣云

孙子家赫五六个月大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一套书《撕不破的小册子》，之后我又买了许多儿童绘本，比如《猜猜我有多爱你》《歪歪兔行为习惯系列》《不一样的卡梅拉》等等。对孩子来说，我的声音和肢体接触是值得留恋的，所以，我把这些元素融合到阅读行为中，在孩子有兴致的时候，把他揽到身边，一起声情并茂地品味书中的图片和故事，大大增强了家赫的阅读乐趣。现在，家赫几乎每晚都至少听完一个故事才睡觉。

家赫两岁的时候，因为肠胃不好，医生说需要静脉抽血化验，这是一般儿童都惧怕的，而他却表现得很勇敢。去医院路上我对他说：“家赫现在生病了，想不想让病赶快好起来？”孙子回答“想”。我亲亲他的脸蛋说：“医院的阿姨今天要在你的胳膊上扎一下，有点疼，不过疼得不厉害，就像小蚂蚁咬一下，能忍住就不要哭，要是忍不住，想哭也没事。”来到了三楼验血处，已经有几个小孩在抽血，当那个孩子大声哭着挣扎的时候，孙子问我：“哥哥怎么了？”我告诉他：“那个哥哥不勇敢，你看他越哭越动就越疼，如果不哭就不会那么疼。”家赫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说：“我不哭，我勇敢。”

当医生用针头抽血的时候，家赫虽然很紧张，但只是皱了一下眉头，一声都没吭，小胳膊一动不动。医生看孙子在抽血过程中那么配合，高兴地表扬了他。我当时真的有些惊讶和崇拜孙子了！家赫的这次“勇敢”其实也不是偶然。小孩子其实最懂事，大人只要正确地把理由陈述给孩子，孩子是会懂懂的。

在生活中，我发现家赫是一个有思想、心理敏感、“吃软不吃硬”的孩子。于是，我和老伴尽量减少大声、生气地与他说话，尽量少使用“哄骗”的办法，有什么事情总是提前和他沟通，有什么问题和孙子商量解决，听取他的想法，再与他讲道理，正面鼓励引导。比如说好去超市玩只参观，不买玩具，他就只是在超市玩玩汽车，但不会要求买。只要是提前说好的，他自己基本上都能遵守。好孩子是在爱的氛围中培养起来的。

在现场

金秋十月的一个周六下午，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保俶山上，一场别开生面的新书——温州人叶国传先生创作的回文诗诗集《非器斋诗钞》品鉴会，在“纯真年代”书吧举行。包括知名学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专家、诗词爱好者等近百书友参加了此次活动。我应杭州几位作家朋友的邀请，也出席了此次活动。

对回文诗，我素无涉足，更无研究。据为《非器斋诗钞》作序的已故的著名音律学家郑孟津老先生介绍，“回文诗回复读之，皆类而成文”，即顺读成诗，倒读也成诗。但作回文诗甚难，古来虽有作者，雅制不多。回文诗词《非器斋诗钞》的作者叶国传先生已年逾古稀，作为身居温州繁华街市背后小巷的一位隐者，四十年来，把几乎全部才华和精力都投入到回文诗创作上，一共写作两千多首，日前精选出三百首汇编出版。叶先生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即师从古汉语学者王敬身先生学习作诗填词，后与音律学泰斗

古稀老人 回文诗响

潘怀素先生相交甚笃，从这些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情中汲取的学养，加上一份深深投入的创作痴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回文诗”，才成就了这部“前无古人，其后亦难有来者”的回文诗集的问世，蔚为大观。

品鉴会上，《非器斋诗钞》的跋作者、文字学家沈克成先生肯定了叶国传的回文诗创作：“才华横溢，其嵌词结构和对技巧的拿捏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无论就质量还是数量，在我国回文诗史上占据重要一席。”浙江大学文学院陈建新教授以叶老先生的作品举例：“在《七律 1》中，有一句：茫茫野草细茸茸，倒读是茸茸细草野茫茫。这个‘茫茫’，在前面这句中应解释为‘茂盛’，但在后一句中意思却是‘辽阔无边’。在这么多汉语词汇中，要找出一个多义词，在诗句倒读时也能通，真的很不容易。”他说，“无论是顺读再倒读的回文诗，还是所谓顶格回文诗，都是只有在汉语言文学中才有的一种诗歌样式。回文诗就是语言的‘跑酷’，这是

文 / 王养浩

一种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他称赞说：“叶先生对这种特殊诗艺的追求，是很可贵的。没有深深的痴情，不可能有这样的建树。”我在发言中感叹：“叶老先生众多的回文诗作中，无论是正读，还是倒读，都有新意，都成佳作，确实做到了有趣、有味、有乐感、有美感。”叶老先生年长我好几岁，可能因为都写诗的缘故，他与我很投缘。品鉴会行将结束时，他特地为我书写了一幅回文对联。对此，我将好好收藏和学习。

回文诗因其特殊的体式和写作的难度，古今以来，涉足回文诗创作的，也仅有文学大家苏东坡等为数不多的诗人。与会的众多学者呼吁，回文诗这一“高冷”的中国古典文化的奇葩，亟待抢救和传承，回文诗应当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列。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母，关心父母的父母